

风物咏

夏意漫卷乡野

牟民

还沉醉在春的意念里，夏已无声无息地漫卷而来。

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路旁一片片黄色的矮化灌木女贞，前几天，它们还嫩黄着，打眼望去，误认为是冬青。可立夏前，那些女贞球忽然膨大头颅，且嫩黄渐次变鹅黄，如涂了一层油膜，黄得亮眼，黄得养眼，人们情不自禁感叹：这么好看！

这个黄色让人自然联想到麦子，麦子没黄，它倒先黄了。门前带刺的玫瑰，看到女贞呼啦啦黄了，也跟着着急。

夏天来了，要说疯长的是蜀葵，从地面起，便冒出方瓜似的绿叶子，一天不见，它蹿高一头，密密麻麻地拥挤着，等长到人头高了，立马开出大红花、大白花或是大黄花，浓烈而葳蕤，仿佛要把夏搂入怀里。不过，它开得太迅捷，不到半夏便枯了，很为它惋惜。要是能开满夏季，可奉它为夏的花王。蜀葵俗名倬倬花，是一种能解毒的药材。见到蓬勃旺盛的蜀葵，我便想起母亲患胆管结石住院时，有人给了一个偏方：将成熟的蜀葵和河蓼（俗称为河柳）剪碎，放阴处晾干，烧水喝，能够消炎止痛。我满山、满沟寻找蜀葵和河蓼，给母亲烧水喝，竟然五年没犯病。每次看到这两味药材，我便蹲下抚摸，满是敬意。

乡间路边的艾蒿，由绿变深绿，叶子背面泛出一层白，浓浓的香味四处飘散。黑麦草、地锦草等绿了一地，脚踩上去，喧腾腾的；山面汤生来绵软软的，趁着好时节，也挺起腰杆

儿，擎起花朵儿，就连纤细的麦粒蒿，也长成了小树模样，挤占高度；泥胡菜，我们叫它土苍疙，也要崭露一下，不再局限生长在地面，摇着一头花儿，跟苦苣菜比高矮；淡黄的山麦子也可以拔了，用其纳算子、锅盖，做出的饭带有一股草香。

早晨，草挂了露珠，经一夜抚摸，蓬蓬勃勃的，好不精神。草叶也硬了一把，可以擦划一下往来的人。等经过一天阳光的暴晒，各种草会在傍晚时软绵绵地沉浸在霞光里，舒服地小憩片刻，等晚风吹来，它们再次清醒。晚霞常常是无风的，风在春天刮累了，它被热烈的阳光挤走了，要来时，便携着雨。温润的气候，不冷不热是初夏的特点。地里的麦子开花后，跟着鼓浆，根部已微黄，麦穗青黄，嗅到一股淡淡的麦香味儿。鸟儿肯定也嗅到了麦子快要熟了，在麦地上空飞行，不断落下，催着麦子成熟……

苹果园里已经分不清有多少棵树，叶子覆盖如绿色的海洋。果子藏在叶子后面，暗地里使劲。生命在这个最美的季节里，抓紧时间疯抢空间，有时候我惊讶万物的野性，散漫、无节制。走着走着，脚边被葎草（拉狗蛋）拦住裤脚，这家伙现在还不成熟，它黄嫩的茎叶，不经意就碰断了。要是在盛夏或是秋天，碰上它如此拦你，会给你留下一道道伤痕。各种生物不论有无意识，都在填补夏天的空白。如果在晚间细听，必定会听到吧嗒声，那应是茎叶膨胀的交响曲。

最能体现夏意的是劳动者。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夏天已到来，潜意识里仍是规律地踩着节气走。早晨起来，拿着小扒锄，到花生地里，清棵蹲苗去。在过往的记忆里，一片片花生冒出来，趁着空闲，赶紧去帮花生一把，让幼苗的茎基部露出地面，提前接触阳光，改善花生茎基部湿冷的环境，使其早生快发。蹲在地里，握着小锄，将一墩墩花生四周的泥扒开，将叶子露出，围成一个窝儿，四面松散的泥土可以让它更好地生长。泥土湿润，不免沾了身子。赤膊光腿，正好享受泥的抚摸。

等太阳升高，散工回家。在村边河里，撩几把水，冲洗掉泥尘。夏意漂浮在河上，河水不再凉，温吞吞的，恰好适合人体的温度。

吃了饭，女人们继续给花生清棵，男人们则忙着往麦地边送粪。等麦子收割，快捷地把粪撒到地里，赶时间种上麦茬苞米。虽然不太忙，但人人心里憋着一股劲儿，节省着力气，准备抵御麦收的苦累。

女人们早做好打算，发一锅白面馒头，或者一锅窝窝头，看看咸菜缸里的咸菜，拿出罐子里腌的几个咸鸭蛋、鸡蛋，煮了尝一尝，看是否有咸味儿……

初夏的味道在乡野里飘散，季节的脚步在村里咚咚响起。沉醉在温润气候里的村人，把胸脯挺得高高的，出门见面，打个招呼，并不多言。除了好好享受这个氛围，脑袋里还想着农活儿。

初夏过后便是仲夏，热气如浪扑来，流汗的日子到了。

诗歌港

麦黄

张国龙

麦子蓄满了阳光
就开始转黄
和秋叶不同
麦黄不带丝毫凄惶
盛满了明朗
盛满了兴旺
盛满了希望

任岁月变迁
麦子还像从前那样
由青绿转为金黄
农人还像从前那样
一边喜悦一边繁忙
开镰，开镰
阳光下的麦田，一如从前

梨树花开

冯宝新

老梨树一夜花开
父亲浑浊的双眼闪出欣喜的光
一树梨花白，一头芦花
像两位老人在互诉衷肠
我问父亲，父亲无语
我注视梨树，梨树摇头
我让麻雀去问
麻雀说父亲在树下数梨花
一朵、两朵、三朵
没牙的嘴早已关不住岁月
我问白云
白云说父亲年年数梨花
数得耳聩又眼花
我又问最了解内情的月亮
月亮说，梨树最懂父亲的苦衷
它替父亲难过
一夜愁白了头

钓翁不知鱼

高文立

那天天未亮
海面平静
夜光里闪烁着红光、绿光
像霓虹灯一样
把平静的海面映照得绚丽多彩
漂儿却一动不动

突然，天空中黑云翻滚
闪电后夹杂着几声闷雷
一阵凉风吹过
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落下来
急忙收起鱼竿
有的丢弃甲冑回家奔
有的钻进车里等待

唯一一痴迷好汉
脚蹬水靴身穿雨衣
提竿擎伞伫立岸边
顶着瓢泼大雨
紧盯着漂儿等鱼音

终于等来雨过天晴
一抹彩虹傲跨苍穹
又钓一会儿
还是没有鱼音
看来今天只能这样了

钓友们满怀不悦
作打油诗调侃
这是谁家钓鱼痴
大雨倾盆不撤离
可知鱼虾没有伞
躲避草礁不思食
注：鱼音指漂儿

悬崖上的斑鸠

孙光

夕阳宛如一只橙色的大气球，缓缓西沉，渐渐地挂在秦山之巅的树梢上。

我踽踽独行在秦山脚下。进山口有一处悬崖峭壁，延绵数十米，十分陡峭，无处攀登。此时，周边山体早已郁郁葱葱，而它依旧裸露着黄褐色的胸膛，悠然耸立。在崖壁凹凸处或缝隙之间偶有几处芳草萋萋。悬崖部分岩体已如年迈老人脸上的皱纹，显得松垮和黯淡，偶尔会有土石块落下来。

去年深秋，我在此邂逅了斑鸠。准确地说是一对斑鸠。那天，萧瑟的秋风追逐着满地打旋的落叶，我照例下午进山活动，走到此处忽闻头顶有异响，随后几粒冰雹大小的碎石滚落脚下。我抬头仔细观察，发现一只飞起的斑鸠，另一只斑鸠在枯草掩映处探头探脑。飞起的斑鸠并未飞远，而是落到离我更近的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四目相对，彼此打量着。

斑鸠的头颈呈灰褐色，身下为浅褐色，翅膀呈红褐色，夹杂着浅灰色条纹。斑鸠飞起时，黑灰的尾巴打开，好似一袭长裙，底部还嵌着一条白色的条纹，显得雅致、稳重。

斑鸠在民间被视为吉祥鸟，有“斑鸠飞舞，家家有福”之俗语。斑鸠在古代被赋予长长久久的寓意，是长寿的象征。《后汉书·礼仪志》中写道：“鸠者，不噎之鸟也。遇老人不噎。”古人往往献给老人斑鸠或雕有斑鸠装饰的玉杖，祝其健康长寿；斑鸠还被誉为忠贞不渝的爱情鸟，是鸟类的模范夫

妻。《诗经·周南·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传说雎鸠就是斑鸠，诗中抒发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

斑鸠的乖巧让我愈发觉得它可爱、机灵。我对野生鸟类、动物像对孩子一般喜爱。自从搬到秦山下居住，我进山时常遇到野兔、野鸡和各种鸟儿。有一天，我遇到一只从草丛中窜出来的小野兔，蹒跚着向山上奔跑。我不由得猛追起来，并不是真正想捉到它，只是体验了一把青春少年时的兴奋和激情。

自此，每次从崖下走过，我都会用目光寻觅一番。斑鸠的颜色与山体十分接近，很难发现。每当看到它们，我会驻足欣赏片刻，再悄然离开。我有时疑惑，它们在此有巢穴还是只为觅食。这里既不隐蔽，又不僻静，还时有遛狗、散步的人们经过。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只在碧空中盘旋的雀鹰（也叫隼），突然向下俯冲，惊得斑鸠瞬间扎入崖顶的松林深处。雀鹰也许发现了我，立刻改为滑翔后离开。我恍然大悟，这种有险可依、有人活动的环境，也许是斑鸠最安全的觅食和栖息地。

一段时间过后，我发现这对斑鸠异常忙碌，体型也更丰腴了一些。稍后，秦山的槐树开花了，空气中荡漾着沁人肺腑的甜香。遍山的槐花，好似给秦山穿上了洁白的婚纱。这时，我看到天空中飞翔的两只斑鸠，拍打着翅膀，相互追逐着。我瞬间顿悟，在这

浓情蜜意的恋爱季节里，花开花落蕴育果实，许多鸟类和动物也在忙着求偶，繁育后代……

世间万物皆有情，人是万物之灵，更应如此。我让甜蜜的风儿去告诉还宅在家的青年男女们：走出家门，去海边、去公园、去青山走一走，看看鸟儿、闻闻花香，领略大自然的山水秀，品享人世间的最好时光，何不谈一场温馨、浪漫的恋爱呢？

失恋或职场失意的人们，更别把自己闷在屋里。可以远离闹市区，沿着绿荫小路，沿着田间阡陌，仰起脸颊，望着蓝天白云，任凭温顺的风或轻柔的雨拂去身上的疲惫和怨气。那颗干涸的心得到了滋润和安抚，浑身又充满了自信心和坚定的信念。

进山口守护人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猛然想起，山里在防火，我便转身往回走，踏上不远处通往秦山观音寺的小路。

秦山观音寺静静地依偎在秦山翠绿的怀抱之中。我拾级而上，穿过了天王殿、大雄宝殿，来到秦山主峰下，浑身已是热汗津津。此处有一个长方形的铁网大笼，里面饲养着几只孔雀。一只孔雀看到我，立刻从高处飞下来，向我展开绚丽多彩的尾屏……

孔雀和悬崖上的斑鸠相比，看似生活安定、养尊处优，但我觉得斑鸠过得更精彩，更具有激情和意义。

鸟如此，人亦然。